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特别策划

北京，复兴路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。“伟大的远征——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”迎来一茬又一茬参观者。

走近“冰封的记忆”展台，将手按在“冰冷”的互动区上，坚持几秒后，屏幕上的“冰霜”一点点消融，露出“被风雪掩埋”的草鞋和脚马子。

人们凝视着那双草鞋，久久不语。它太普通了——普通的草绳，普通的形状，普通的编织技艺，不用触碰就能想象到那份粗糙质感。

没有哪一双草鞋，是为了远征而生。当年，红军队伍却穿着布衣草履，跨越10多个省份、翻越40余座高山险峰、渡过近百条河流，从绝境里杀出一条生路，完成了一场“似乎看不见尽头”的伟大行军。

“路是脚踏出来的，历史是人写出来的。”回望人民军队的壮阔征程，历史的长路，革命的胜利，正是这一双双鞋、一只只脚走出来的。

从于都河畔的草鞋到沂蒙山的布鞋，从上甘岭坑道的胶底鞋到喀喇昆仑哨位的作战靴……军履所至，皆为征程。鞋底与地面的每一次摩擦，都回响着历史的足音。

90年过去，从长征路到强军路，当年草鞋所凝聚的精神底色，已化作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密码，而那穿越时空的脚步声，依然在神州大地上回响——

向着胜利，向着复兴，永远前进。

特 稿

军“履”

——从草鞋到战靴的观察与思索

■本报记者 魏 兵 范恩达 赵 倩



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内的红军草鞋墙。 岱天荣摄

一

这是一个没经历过长征的年轻人，画笔下的长征——

没有千军万马，没有队伍浩荡，只有一副残破的绑腿，和一双磨破的草鞋。左脚掌深陷泥地，右脚跟疲惫抬起，每一步都像在与死亡拉扯。左下方，一座浅坟，一顶军帽，默默诉说着战友的离去。

这幅油画展出于建军60周年全国美展，名为《世上本无路》。作者陈可之说，画作的名字取自“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”。可他的画里，其实看不到路，只有这双草鞋，和它脚下的荆棘。

“一双普通的脚，穿上你，便有了钢铁的质地……”因为有坚定的脚步，所以不惧怕未知的前路。曾有一位海外人士感慨：“我们犯的最大错误，是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。”

何为韧性？说到底，是理想信念的坚定。习主席深刻指出：“长征路上的苦难、曲折、死亡，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，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。”

一名老红军回忆：“那时候，谁的脚上没几道血口子？”过草地时，他们光脚踩在沼泽，草根扎进肉里，拔出来接着走。到了宿营地，战士们把脚洗干净，用破布一裹，第二天照常出发。

有人曾问一名小红军：“苦不苦？”小红军回答：“苦是苦，可想着前面就是胜利，脚底板就发热。”

1936年，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见到红军战士时，惊讶地发现，他们脚上有草鞋，有布鞋，甚至有人把马皮裹在脚上当鞋穿。他曾评价，“中国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”。这种“特殊材料”，不是钢铁，不是橡胶，而是信仰——一种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、把民族命运扛在肩上的理想和信念。这信仰，穿在脚上，走在路上，刻在他们的骨子里。

当一支军队真正明白自己为何而战、去向何方，任何艰难险阻都将被顽强意志所克服，任何物质的匮乏都将被精神的丰盈所弥补。

长征出发前，红军战士牛志宝的新婚妻子连夜赶做了一双布鞋，塞进他怀里。牛志宝把这双布鞋贴身珍藏，始终舍不得穿。草鞋磨烂了一双又一双，布鞋却崭新如初。1937年西征途中，他身负重伤。弥留之际，牛志宝用尽最后的气力掏出那双布鞋，叮嘱战友：交给党组织，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。

当理想与信念播撒进心田，草鞋也有了“种子的名义”，在更远的征程上，演绎着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的传奇。

红一军团宣传员童小鹏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许多同志草鞋磨烂后，用破布条绑在脚上继续走，脚板上的血和泥混在一起，黑红一片”“可是没有一个人停下来，我们唱起歌，‘脚穿草鞋跟党走，刀山火海不回头’”。

西方传教士薄复礼留下一段有关红军战士的观察记录：“他们一天只能吃一顿饭，天天不分昼夜地行走……但这些身着破衣、草鞋的年轻战士还常常围绕着人的精神等哲学命题讨论……”

一双又一双朴素的草鞋，折射出熠熠生辉的信仰之光。

抗日烽火间，相机定格了这样一幅画面：太行深处一座山坡上，一名外国人弓着身子，系着围布，在用门板搭成的简陋手术台上抢救伤员。照片名为《白求恩大夫》，照片中的他，脚上踩着一双草鞋。

历史的底片里，还藏着另一帧鲜为人知的画面：白求恩初到晋察冀，与聂荣臻等人围坐商谈，脚下穿着一双做工考究的长筒皮靴。

离开大城市跑到小山沟，脱掉皮鞋换上草鞋，这不仅是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的选择。据记载，七七事变后，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青年奔赴延安。他们中，有出身豪门的少爷小姐，有满怀激情的青年学生，有向往光明的知识分子……这个战前仅有3000人的小城，在1938年至1939年间最多一天有1000多人到达。

草鞋并非“神器”，而是理想信念的召唤——它让一个个普通人拥有了向死而生的勇气，也让一支穿着草鞋的军队，得以战胜所有看似不可战胜的强敌，一步步走到胜利的终点。

二

国庆假日，西柏坡游人如织。

毛泽东同志旧居内，一张老照片引得许多人驻足细观——毛泽东坐在院中的躺椅上，脚上是一双缝补过的粗布鞋。这双鞋，曾跟着他东渡黄河、翻越群山，一路缝缝补补，踏过风尘万千。

彼时，三大战役的捷报接连传来，新中国成立的曙光就在眼前。身边工作人员为毛泽东悄悄缝制了一双新鞋，但没有人能劝动他把旧鞋换下来。

革命如“苦履”，“苦履”见作风。人民军队正是以这样的作风，一步一履，走过艰难岁月，走向最终胜利。

余贲民，秋收起义时的副师长，后来成为红军“大管家”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内，一个四四方方的铁皮盒子，是他保管红军缴获的金首饰等贵重物品时所用。

结婚时，岳母想让他送一枚戒指给女儿作为信物，余贲民却说：“我这里有不少戒指，但都是公家的，半个我也不能动。”直到牺牲，他脚上仍穿着自己编的旧草鞋……

红军主力长征后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留在苏区，继续组织游击斗争。一次战斗，他身负重伤，昏迷不醒。后来，从死尸堆中爬出来的刘启耀，带着党交给他保管的13根金条和一些银元首饰，一边流浪乞讨，一边秘密寻找党组织。

经过两年多苦苦探寻，他终于把党的经费“完璧归赵”。此后，为了革命，他隐姓埋名、继续斗争，病逝时，身上仅有破烂衫、补丁裤、旧草鞋……

在称量革命者灵魂的天平上，金子和草鞋，是同样的砝码。

1937年12月15日，毛泽东在抗大授课，向学员提出两个问题：“你们会不会吃小米啊？”“会不会打草鞋？”

听到大家肯定的答复后，毛泽东欣慰地说：“好！能吃小米，会打草鞋，会爬山，才能算抗大的学生。”随后，他说：“你们是来革命的，要学马列主义。要懂得，吃小米，爬大山，这就是革命，这就是马列主义！”

鞋，连着脚下的路。穿草鞋的人，把路记得最牢。哪块石头硌过，哪道冰碴割过，脚底全都清楚。

一名老红军仍记得：“长时间的行军打仗，指战员们的脚都磨烂了，无论谁脱下草鞋，露出的都是一双血迹斑斑、溃烂流脓的脚。”鞋上的草绳断了，就拽一把草续上；鞋底磨穿了，就再垫上些干草……

一步，一步。向前，向前。他们就穿着这样破烂的草鞋翻过雪山，越过草地，走过二万五千里，胜利抵达陕北。

长征结束后，不少老红军把草鞋视为珍贵“宝物”，仔细收藏。多年过去，捧鞋回望，依旧满眼热泪。

一位老红军在与青年交流时问道：“长征时我们穿着草鞋，就是为了穷苦人能够不穿草鞋。现在穿皮鞋了，我们还记得草鞋吗？”

走过万水千山，最容易丢掉的，就是那双不舒服的“旧草鞋”。时代变换，我们仍需要回望初心、反躬自问：我们的信念是否始终风雨如磐？我们的作风是否依旧经年不改？

长征胜利多年后，一位老红军赠给后辈这样一张照片——茫茫草地一望无边，那些无名的花草随着风儿摇摆。照片背面，他写下一行字：“可别忘了草地”。

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愿望，更是一代人对后人的期许。岁月变迁，我们不能忘却的，不仅是鞋底的泥泞，更是脚下的来路。

三

那一年，红军来到贵州铜仁大龙桥。一听说“过兵”了，栽秧的村民爬上田坎，提脚便跑。寨子里最穷的冉大嫂，一人拖着几个细娃嫩崽，来不及躲藏，目睹了越看越不明白的事：

这支队伍开到坝子里，只留下煮饭的炊事员和站岗的战士，其余的把枪一架，鞋子一脱，便下田替村民栽秧去了……

从此，不识字的冉大嫂，记住了田埂上那排整齐的草鞋，也记住了这些兵在祠堂墙上写下的标语：“红军是穷人的队伍”。

你为人民脱下鞋，人民就不会让你打赤脚。长征出发前，赣南的乡亲们把自己能拿出来的一切，都交到了即将远征的子弟兵手中：84万担稻谷、2万多条被毯、8.6万余斤棉花、价值10万元的药品，还有20万双连夜赶制的草鞋。

无数根搓得发烫的草绳，编织出一双双鞋履，在蜿蜒万里的征途上，铺就了一条军民连心的长路。

延安一孔简陋的窑洞里，当埃德加·斯诺疑惑于“红军为何如此顽强”时，毛泽东给出了这样笃定的答案：“红军是民众的军队，民众无微不至地支持红军；除非先消灭爱护红军的民众，否则没有办法消灭红军……”

“要想越过夹金山，除非神仙到人间。”雪山之险，正如民谣所唱。1935年6月，中央红军准备翻越夹金山。19岁的藏族猎人莫日坚就住在山脚下，熟悉这里的每一道山脊、每一处垭口，被红军一言一行所打动的他，主动请缨带路。

山风凛冽，莫日坚穿着厚实的藏靴，提着马灯走在前面。他回头望去——成千上万的红军将士，脚下的草鞋早已磨烂。他们有的用破布缠着脚，有的干脆赤脚踩在冰面上，冻得紫黑的脚趾深深陷进雪里，没有人喊苦，没有人掉队。那一刻，莫日坚无比确定，这是一支“不可能被打败”的队伍。

最终，红军成功翻越夹金山，打通了北上的关键通道。为了感谢莫日坚，红军赠予他一盏马灯和一个汉族名字：马登洪。

“马灯红”，马灯照亮红军的路，也映红百姓的心。从此，这位藏族猎人用这个汉族名字走过了一生，并世代改姓为马。

“爷爷说红军穿的是草鞋，走的是雪路，吃的是冰疙瘩，可一步都没有回头。”前不久，他的孙女马花接受采访时说，爷爷在世时，经常给孩子们讲红军翻雪山的故事。家里还定下规矩：孩子们满18岁，都要去爬一次夹金山，走一走红军的路。

“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”人心向背，才是历史兴衰转折的终极答案。

1947年5月，孟良崮战役打响，正在做军鞋、纳鞋垫的红嫂李桂芳接到命令：部队急行军，要在5小时内架好一座桥。

20多米宽的河面、没有建桥材料、只有女人在家，怎么办？为了不耽误打仗，李桂芳带领妇女们拆下自家门板扛到河边，义无反顾跳进冰冷的河水，搭起了一座人桥。战士们不忍心通过，李桂芳急得大喊：“同志们，时间就是胜利，快过桥！”

就这样，一个团的战士踏着32名妇女肩膀架起的人桥，冲向前线。这些妇女中，有的怀有身孕，有的从此落下终身残疾……

1964年8月12日晚，京剧现代戏《红嫂》登上舞台，观看演出的毛泽东数次落泪。

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说‘上山’，其实就是找人民这个靠山！”一位党史研究者说，理解了“军队打胜仗，人民是靠山”这个道理，才能理解人民军队创造的战争奇迹。

人民军队的根脉，始终深扎于人民的大地。那些可歌可泣的记忆，那些血肉相连的故事，像一条恒久涌流的长河，漫过历史的河床，继续向着未来流淌而去。

四

走进许多红军部队的军史馆和荣誉室，总能见到静静陈列的旧草鞋。

年轻的官兵也总会听到这样的动员和激励：“当年红军穿草鞋爬雪山都没掉队，今天咱们更不能掉链子！”

那么，穿上草鞋究竟什么感觉，真的好走路吗？

一个基层连队组织了穿草鞋“行军”活动——脱下作战靴、刚换上草鞋时，大家新鲜感十足，走了不过百米，他们的轻松就荡然无存。山路崎岖湿滑，粗硬的草绳紧勒脚踝，碎石不断摩擦着脚掌……他们的脚步渐渐沉重，最后只能相互搀扶着前行。

“从课本上知道长征很苦，真的穿上草鞋才发现，这种苦很具象，连走路都是‘苦’的。”一双草鞋，让年轻的官兵对长征精神有了真切感受。

“一切向前走，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；走得再远、走到再光辉的未来，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。”从草鞋到战靴，人民军队经过了一段从苦难走向辉煌、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漫漫征程。

军事博物馆的展柜中，两双天差地别的军鞋，彰显出抗美援朝战场上悬殊的物质力量——

一双，是志愿军缴获的美军棉皮靴，鞋帮硬挺，内衬厚实，针脚细密；另一双，则是叠加了27层补丁的胶鞋。

当年，中国军人就穿着这样的胶鞋浴血冲锋，以“钢少气多”战胜了“钢多气少”，以“最顽强的意志”赢过了“最先进的装备”。即使到了晚年，与志愿军交过手的美军将领李奇微，依然忘不了那些“刺耳而骇人”的军号声，和那些“穿着胶鞋、端着手提机关枪的中国步兵”的身影。

1933年8月1日，人民军队在江西瑞金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“八一”阅兵式。

受阅队伍里，红军将士身穿打着补丁的粗布军装，手持从国民党军缴获的各式枪支，脚上穿着简陋的草鞋。阅兵式后，一位叫朱华的红军记者在报道中满怀深情地写道：“不久的将来要检阅我们工农自己的海陆空军，正像今日，雄健脚步，踏着号声的节奏……”

2025年9月3日，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。空降突击方队驾驭新型装备驶过天安门广场，其中一辆战车载着一双崭新的皮鞋。

皮鞋的“主人”，是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孙占元。上甘岭战役中，双腿被炸断，子弹也打光了，孙占元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，与敌人同归于尽。

那场战斗前，他曾畅想：“等抗美援朝胜利了，要买双皮鞋到天安门照个相。”

在孙占元牺牲3年后，制式皮鞋正式纳入中国军队装备序列；牺牲73年后，他的传人用另一种形式，为他实现了这个愿望。

鞋不知换了多少茬，路不知走了多少程。可有些东西，从来没有改变。

这是歼-20、运-20搏击长空的时代，这是国产航母、万吨大驱驰骋大洋的时代，这是中国军人一身“行头”迎来数字化、智能化升级的时代……穿着崭新的军履，他们依然脚步坚定，迈向祖国需要的地方。

正如歌中唱道：“像那大江的流水，一浪一浪向前进。像那高空的长风，一阵一阵吹不断……”当旧作战靴成为新的“传家宝”，那份“脚下沾泥，心中有光”的精神力量仍在绽放光芒。

踏上新征程，这支穿着草鞋走来的队伍，依然初心不改，依然脚步不停。你可听见，无数沉重而又坚定的脚步声在说：“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，还会属于谁呢？”

版式设计：杨 磊

第2061期



世上本无路（油画） 陈可之作